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李海流

临枣日军向南逃窜 沙沟设伏日军受困

1945年8月9日,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对日本宣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虽然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了,但驻扎在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一带的日军非常顽固,拒不缴械。

10月,聚集在滕县、枣庄的日军仍旧在铁路沿线据点向临城集结,尚未缴械的日军正在等待着国民党军队的到来,拒绝向我铁道游击队和新四军缴械投降。

10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我包围的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对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

当时,国民党军队陈大庆部妄图在日伪军的策应下,打通津浦线,继而向北解放区发动进攻。铁道游击队既要围困铁路沿线的日军,迫使他们缴械投降,又要随时侦察监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粉碎他们进犯解放区的企图。

1945年10月底,新四军从华中北移至鲁南,在陈毅军长指挥下,发起津浦路战役,控制了津浦铁路大汶口至滕县段。铁道游击队为阻止被困在临城、枣庄、滕县一带的日军向徐州逃跑,拆毁了沙沟以南的铁路。驻姬庄的一个日军野战连队1000余人先后数次与铁道游击队和新四军十九旅谈判,示意交出部分轻武器,以换取北去济南集结的通行证。铁道游击队没有同意。后来,这股日军乘夜色向北突围,在界河被新四军某部截住强行缴械。

驻临枣一带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1500余名日军,与铁道游击队多次谈判未果后,乘一辆铁甲列车强行向南突围,在沙沟附近被铁道游击队拦截住。铁道游击队一边把长、短枪中队分成三组,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监视敌人的动向,一边派人到当时设在南常的鲁南军区战前指挥部去请示能否消灭这些日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说:“不要打,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们跑不了。你们可以继续通过谈判,让他们把武器交出来!”张司令还拿了份早已印好的鲁南军区向日军发出的缴械投降“最后通牒”,指令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拿着这份通牒前去和太田交涉,尽可能说服他们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谈判双方斗智斗勇 日军被迫同意缴械

为此刘金山亲自骑马到设在铁甲列车上的日军营房谈判。谈判中发现日军有两个困惑:一是该向徐州的国民党军缴械还是向铁道游击队缴械;二是缴械后自身的安全问题。刘金山告诉太田:“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中国军队的惟一代表。凡是八路军、新四军,不管你们向哪个部队投降,给你们开出的路条子,在全国都能行得通。因此,请你们不要为人身安全担心,但是,你们不缴械是不能走的。”太田无奈,只好答应在晚上9点缴械。当天晚上,铁道游击队员穿上便衣,到日军那里接受他们的无条件投降。

当晚,日军缴出了重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80多挺,步枪800多支,手枪两麻袋,炮弹40吨,子弹两车皮。铁道游击队用20多辆牛车拉了2天才把这些武器交给了鲁南军区战前指挥部。

铁道游击队回来后听说鬼子手里还有枪,又派长枪队队长孙茂生去侦察情况。孙茂生回来后告诉刘金山说:鬼子手里还有六七十挺机枪、三四百把手枪和被拆散的枪械部件没交。刘金山又叫黑木去见太田,要太田把武器全部交出来,

沙沟受降 铁道游击队智斗日军

一部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让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家喻户晓。1945年9月3日日本签订投降书后,10月,驻扎在枣庄和临城的1500多名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在沙沟向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游击武装——铁道游击队投降。

沙沟受降是成建制日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地方游击武装的唯一一次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沙沟受降缴获的日军第一中队人员名单。



1945年12月《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沙沟受降。



铁道游击队接受日军投降缴械。

否则就坚决消灭他们。太田回话说,他们一定要见“大大君”,不然,死也不缴械。刘金山把这个情况向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汇报,张光中听后说:“好,我亲自去。”

这次谈判地点设在姬庄西南角一农户家里。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和中队长徐广田已经率领部队在附近做好了战斗准备,以防不测。日方派出了两名代表,铁道游击队派出4名代表,首席代表是时年23岁的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郑惕首先阐明了谈判宗旨,随后鲁南军区派去的反战同盟盟员日本人田村伸树向日方代表宣读了朱德命令冈村宁次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投降的文件。日方代表小林则表示,日军不能把武器交给“贵军”,因为贵军不代表中国,没有占领大城市,更没有飞机、轮船,无法保证安全送日本人回国。郑惕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小林说:“你们必须把武器全部交给铁道游击队,否则休想前进一步。”

当日下午,谈判在原地进行,这次日方的少将太田亲自出席。围绕日军是否全部缴械的问题,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下午4点左右,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带领随从赶到谈判现场,对太田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打了多年的铁道游击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并且你们的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一席话后,太田的态度立即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我愿意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具体事项明天再议。”

谈判受降步步为营 日军诡计再次落空

当时天色已晚,再谈下去一时也难以取得最后结果,但又恐怕第二天太田变卦。郑惕只好留下几句话:“我同意明天再议,不过,你要信守自己的诺言,把武器全部交给我军,希望你们回去后能认真想想,要对你们日本士兵的生命负责,你们要知道,这周围已经布置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如果想要耍滑头,绝没有好下场。”太田点头称是。

缴械的前一天晚上,张光中担心日军临时变卦或者节外生枝,就从军区警卫营里抽调了两个连的兵力,化装成铁道游击队员前去助威。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太田走到刘金山面前,冷笑一声:“大队长,我的枪可只交给铁道游击队啊,不交给别的部队。”太田说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他知道铁道游击队人数不多,今天很可能有正规的八路军或新四军来协助受降,所以他限定只向铁道游击队投降,企图打乱共产党军队的受降计划,拖延缴械时间。

昨天谈判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快就变卦了?原来是头天晚上国民党顽军陈大庆部下派人到沙沟车站,要太田拒绝向铁道游击队投

降。太田在跟顽军商量一夜之后,终于想出了上面那个无理的计策,既不得罪刘金山,也能使铁道游击队在当天举行不了受降仪式,好在夜间寻机逃往徐州。

刘金山听过太田的话之后,微笑着拍了拍太田的肩膀:“我说的话绝对负责。”太田顺着刘金山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约有一个营的身穿灰粗布军服的队伍,武装整齐地向车站行进。这些战士的军帽上没有小纽扣,胳膊上没有袖章,不像八路军,也不像新四军,完全像地方的“土八路”。只有一百多人的铁道游击队一下子来了三百多人,太田虽然怀疑,但并不知道有鲁南军区的加入。太田计划再一次落空,只好接受投降方案。

受降仪式井然有序 缴获的战利品颇丰

缴械的时候,为了防止意外,要求一个分队、一个分队排着队来,分队与分队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当轮到那个队伍缴械时,先是分队长前来向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郑惕行一个军礼,然后把枪放在地上摆好,后退五步归队,随后一个接着一个把枪整齐地码放在地上。整个部队的士兵都缴完枪械之后,轮到临枣警备大队长太田和铁甲车大队长小林了。他们两个分别举着跟随他们多年、不知屠杀过多少中国人民的指挥刀,狼狈地走到刘金山和郑惕面前,恭恭敬敬地将上面带有菊花纹路的指挥刀,交给跟他们打过多年交道的两位铁道游击队领导人。在接刀的瞬间,刘金山、郑惕的表情和内心感受,跟日本侵略者的脸部表情和内心感受截然不同,那是藏在内心的较量,也是鲜明的喜悦和痛苦的对照。

受降仪式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仪式结束后,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打扫完战场已经到了黎明,战士们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用刚缴获来的机枪、步枪向微山湖里打去,用枪声代替喜庆的鞭炮,以此来庆祝铁道游击队通过多年浴血奋战获得的全面胜利。

在这次受降仪式上缴械投降的有:日本太田的铁甲列车大队、小林驻临枣铁道警备大队滕县中队和临城中队、铁道青年队第六大队、铁路警察和矿警,约1500人,此外还有临城、枣庄车站的职员和商业机构人员,以及日军、商人、职员的家属和孩子,总共2000余人。他们共交出1000多支步枪和手枪、大宗弹药及70多个照相机,满满地装了三牛车,再次运往当时设在南常的鲁南军区战前指挥部。后来,铁道游击队收缴的临枣日军全部武器及物资,运送到抱犊崮八路军115师师部,成为鲁南军区在抗战中收缴的一批最大的战利品。

日军缴械后,铁道游击队给他们开了路条,他们便沿着津浦铁路步行向徐州走去。此后,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出具了公函,最终让这些士兵回到了日本。

美编:陈明丽 编辑:向平